免责声明: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

本期导读

遥驾飞机部队建设

在美国空军，遥驾飞机（RPA）自投入作战以来，始终是一项紧缺资产。RPA 部队全天候全时段投入作战，仍难满足联合作战界持续增长的 ISR 需求和遥控打击任务。飞机短缺，人才更短缺，有报道称，空军培养 RPA 飞行员的速度，甚至不抵其流失的速度。从空军近期作为来看，解决途径有几条。一是通过经济奖励提高 RPA 作战界的留伍率，RPA 飞行员中专业代码为 18X 者（完成飞行学业后直接成为专职 RPA 飞行员而不具有人机飞行经历者），在规定的 6 年服役期后，如选择继续留伍 5-9 年，将每年获奖励最高 1.5 万美元。二是加快 RPA 飞行员培养速度，力争从目前每年毕业约 180 名提高到 300 名。三是允许士官担任 RPA 飞行员，而目前体制是，RPA 飞行员岗位必须由获授衔军官担任，士官只能担任传感器操作员。包括这三项措施在内的各种努力，能否缓解 RPA 作战界士气低迷的现状并解决 RPA 供需矛盾，抑或引发新的矛盾？《空天力量杂志》一直是 RPA 文化冲突的重要辩论平台，本期继续推动这方面的学术讨论。

本刊 2015 年春季刊曾载“自主化无人作战飞机在空对空作战中的前景”一文，其中指出，无人机从遥驾执行 ISR 为主，正逐步向自主化机驾及执行更危险任务演进，其成为空中战争主角的时代必将到来。但是空军文化长久浸润于战斗机情结，虽经受着 RPA 带来的文化冲击，终究严重滞后于技术进步。该文作者因此再发表**“空中力量变革刻不容缓”**一文，作为上文的续篇。作者通过调研 RPA 作战界的离职潮现状，归纳出人心思离的三个主要原因：工作上超负荷三班倒，文化上继续独尊战斗机，体制上阻碍 RPA 官兵晋升。作者最后提出解决方案，这就是从组织体制着手，新建专门统辖 RPA 的大司令部。

如果说，上一篇文章是为 RPA 战士所受待遇不公而叫屈，**“MQ-1 和 MQ-9 无人机战士在远距作战中的感受和体验”**一文则为这同一个群体所受“游戏机心态”指责而鸣冤。无人机战士，因为待在活动车厢或地下室隔间中，靠键盘作战于显示屏上，因此被称为“隔间武士”或“桌面武士”，又因为遥控打击“杀人不见血”，状似玩暴力电子游戏，而被非难为“麻木不仁”。作者以大量调研数据证明，无人机战士对待杀戮，同样有精神约束和心理压力；认为需要更新思维调整心态的，不是这些战士，而是局外评判人。

对 RPA 向自主化作战飞机（UCAV）发展的趋势，极端乐观者和极端悲观者都大有人在，**“检视遥驾飞机和自主化无人作战飞机的未来”**一文作者似居两者之间。作者指出空中力量向以 UCAV 为主的部队转型将困难重重，包括人工智能不可能发展到人类智能高度，成本差距不似想象那么大，国际政治和战争法对机器人杀手必有约束，以及空军文化和体制总有羁绊。作者认为，最现实的未来是，有人机、无人机，以及半自主化作战飞机（大意指仍由人操控的高端 RPA）形成一定比例的混合，在战争的不同阶段各自发挥主要作用。

威慑也一直是本刊的一个热点议题。继奥巴马总统的布拉格讲话之后，美国在 2010 年发表国家《核态势评估报告》，有人理解这部政策文件是建议美国以加大先进常规军力建设来保持减核后的威慑力度。**“在不确定性增大背景下以常代核构建威慑后患无穷”**一文审视此报告五年

后的美俄中三国核威慑关系，认为以常代核，继而以常制核，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欣赏美国的零核宏愿及其削核努力，却更加担忧美国常规力量较之于核武器的更高的战略可用性，故而反其道而行之——加强而非减少对核能力的依赖。美国对此必须有所醒悟。

进入后冷战时代，俄罗斯的常规军力失去优势，作为逻辑选择，便更加借重核威慑。**“非战略核武器：核军备控制中的弃儿”**一文提醒美国不可只盯住核军备控制中的战略核武器，还要关注俄罗斯大力研发非战略核武器的努力，而后者并不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等军控协议范围之中。作者指出，在非战略核武器上俄罗斯已经对美国构成不对称优势，且有差距加大趋势，若不加制衡，后果难料。

苏（俄）美核角力，消长七十年，中国刻意超然于竞赛之外。**“中国军事现代化对战略核武器控制的意义”**一文认为，中国以经济和军事现代化发展的速度，虽不至对美国和俄罗斯构成核战略均势或优势，必可在当前 10 年或在此后不久形成“超过最低限度”核威慑的潜能，因此需将中国因素置于美俄的核威慑等式之中；美俄两国如追求战略核武器的进一步削减或限制，不可继续锁在双边对话框内，而应考虑建构三边关系。

空中力量，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决定以武力解决冲突时的首选，原因包括空中打击快准狠，印迹小，且附带毁伤低。然而，附带毁伤终不可免。**“空中力量在现代战争中的运用”**一文详尽回顾了杜黑以来空中力量思维的百年演进，然后引出“暴行阈值”概念，从西方民众对附带毁伤的敏感和西方民主的敌人对附带毁伤的操纵这两个方面，来解说暴行阈值或门槛对民众及政府意志的制衡和影响。

“在抗衡空域开展联合情监侦”一文认为，过去 10 年战争的空中战场没有威胁，未来战争的空域则充满抗衡，抗衡空域对习惯在无险空域运作的 ISR 作战平台构成重大挑战。因此无论是战术 ISR 平台（如哨兵 / 捕食者 / 收割者），还是高空长航时平台（如全球鹰），或是天基平台，都必须升级，将生存性列为各种能力之首，有生存，其他 ISR 能力才能大显身手。

太空战争虽是禁忌话题，却可能成为不幸的现实。**“制定全球太空控制战略之我见”**于是敦促美国索性公开声明追求全球太空控制（制太空权），为发展进攻性太空防御作战能力打开绿灯，既为强化威慑，也为威慑不成随时先机制敌做好铺垫。

空军参谋长威尔什将军在本刊 2014 年夏季刊著文讲述美国空军的新愿景《世界最伟大空军，官兵注力，创新加燃：美国空军愿景》，其中特别强调“官兵、使命、创新”三大要素。如何培养和发扬空军动力之源的创新力？**“约翰·博伊德上校的创新基因”**一文重提博伊德传奇。作者认为，博伊德巨大的创新力基于五项品质要素：观察、关联、实验、质疑、结交，现在的空军战士需要培养这些素质，才能成为创新者。

《空天力量杂志》中文编辑姜国成